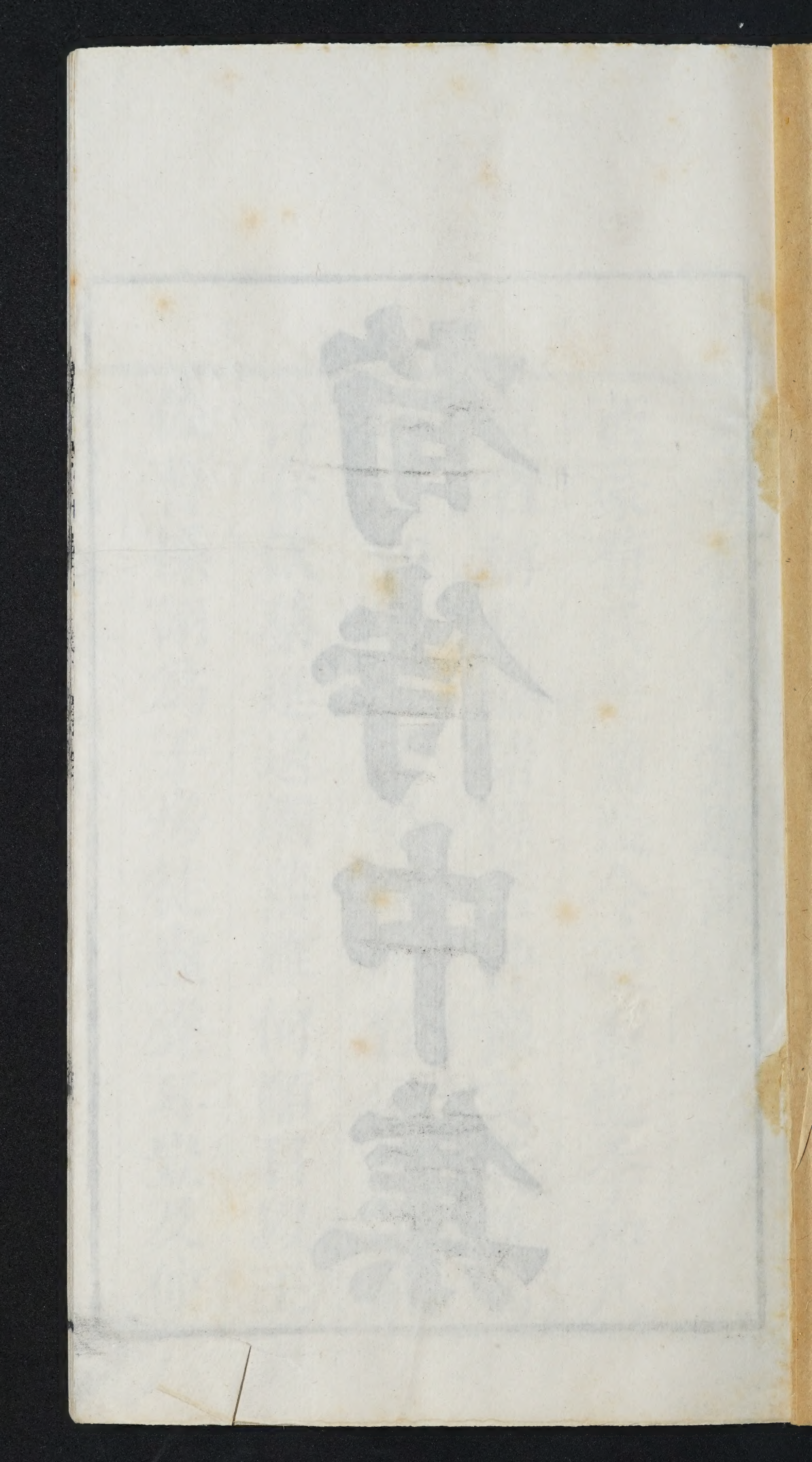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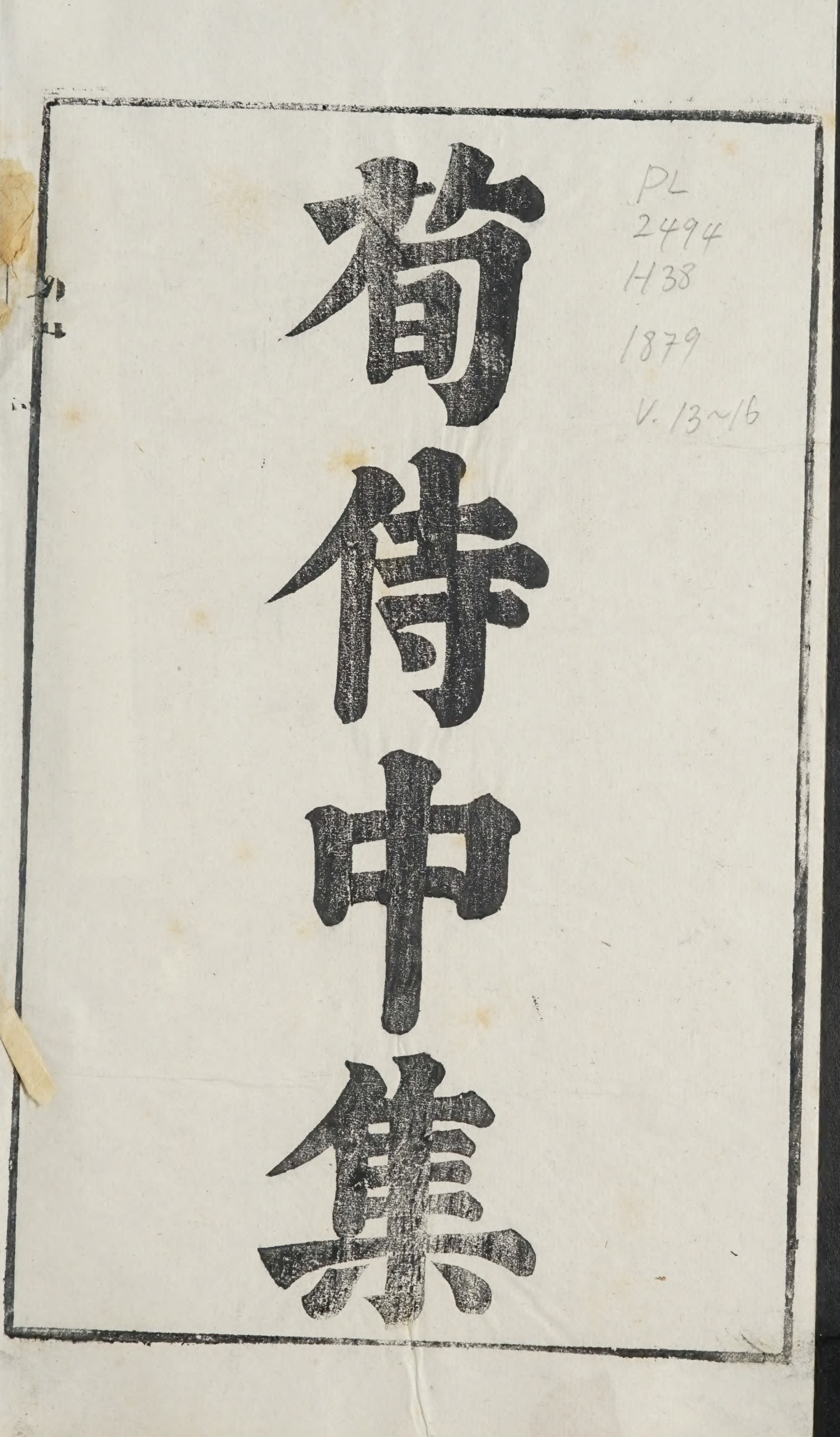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三冊

東漢 荀侍中






荀侍中集

東漢荀侍中集題詞

西豪荀氏楚蘭陵令後裔也季和八龍名稱極盛諸孫若仲豫文若並爲時所知然文若娶婦中官依身逆賊壽春飲藥進退觸藩雖何顒目以王佐曹操詡爲子房徒虛聲耳豈及仲

豫周旋故君志存獻替哉文若佐操
舉事擒呂布破袁紹奉迎車駕從都
許昌咸出其謀以彼英才說詩書論
禮樂言堂滿堂盃遜北海而掌握從
橫瘦精軍旅鴻毛一死銅雀先驅萬
世而下竟無一卷足傳者仲豫性沉

靜好著述隱居託疾不入闈官網羅及事獻帝談論禁省憤曹氏之執政哀天子之恭已既作申鑒復撰漢紀余觀立典五志知其汞懷西京悁悁不寐也諸論上傚過秦下擬驃騎較班馬挹諱其辭直矣高陽才子德業

世濟能立言者慈明仲豫耳余於此
益悲敬侯之無年也

婁東張溥題

東漢荀侍中集目錄

荀侍中集目錄終

東漢荀侍中集卷全

漢　荀悅仲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序

漢紀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簒國也。凡祥瑞

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神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艸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灾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氷二、天雨血雨艸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

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
典籍博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
抄撰漢書畧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
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
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
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
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麗
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表志勢有所不能

盡繁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聽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

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崇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玆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又序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祗奉明

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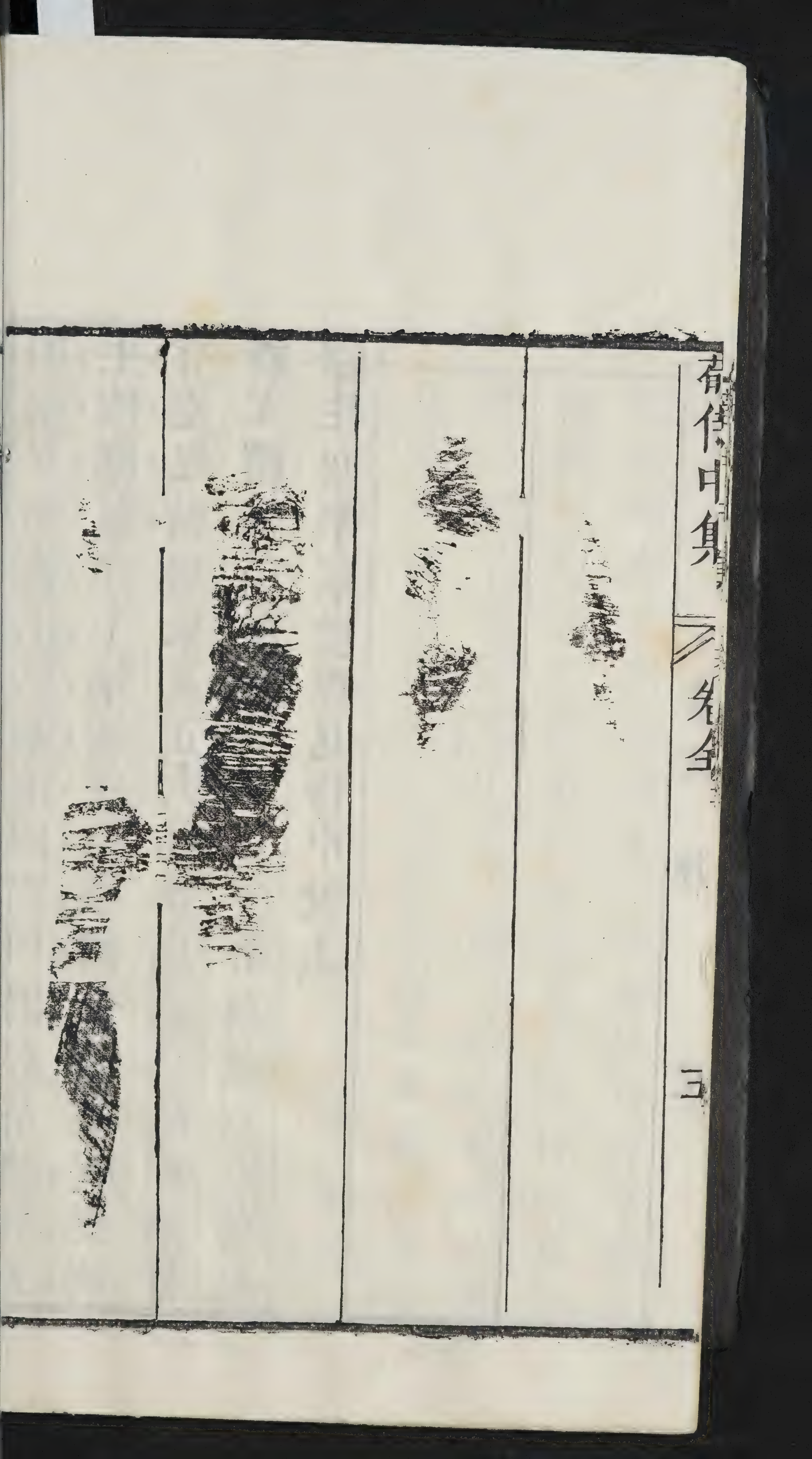
後序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一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

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巳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

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廼替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論

酈食其謀立六國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

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隣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

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
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
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
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
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濉水之上。士卒皆
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
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
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

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家令說太公論

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

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貫高張敖論

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

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滅死可也。侯之過歟。

高祖讚

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繇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

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於茲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統矣

立張氏為惠帝后論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群臣莫敢諫過哉

列侯論

諸侯之制所繇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

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爲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

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
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亇前之弊
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葢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
天子强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
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
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
諸侯强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
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爲
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爲非以

爲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强大。并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祿制論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克。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

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爲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災異論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

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寍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撰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按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名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

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求

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詹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

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求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横出而失其所

守。于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

此之謂乎。

高后贊

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禍祚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强。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時務論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矣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

立制度論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

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爲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拆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艸木未

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旣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墮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

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王公刦奪成家者爲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餧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疏飲水俱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

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除田租

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繇巳。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繇是觀

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馮唐論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

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浪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旣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

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懟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文帝遺詔短喪論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

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繇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文帝贊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

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
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
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
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
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漢
太宗甚盛矣哉楊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
亞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
云爾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内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愼之

高帝王侯約論

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救下犯上而與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

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爲典。未可通也。

封匈奴徐盧等論

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錄之。則以功封其遖逆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三游論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

者。謂之游說。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
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游者亂之所繇生
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國有
四民。各修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
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
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爲利害
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
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

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

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
甚者至於爲盜賊也游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
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
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
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爲詐紿徒衆矣游行之本
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
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
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
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

游靡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

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丞相封侯論

丞相弟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

神怪論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

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與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入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

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竝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斬任安論

論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昌邑王論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

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

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與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

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

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

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于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

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單于朝位論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卽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

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時蕭望之議故云

石顯論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

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求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祿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

之言必核其眞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赦論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

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禍。巫蠱之事。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蹙。將爲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憀。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有司請馮奉世功上爲前世事不錄

矯制立功論

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緜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漢治迹論

自漢興以來。至於玆。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 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

時天下初定。庶事艸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

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孝元皇帝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重。此處有衍文已刪去皆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逼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

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强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繇也設必違之教不量

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莅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

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經籍論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

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

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

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繇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尚好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

王商論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爲慨恨馮婕好之

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傅昭儀以爲隙皆至於死眞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葢高不敢不跼謂地葢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

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爲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竟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路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爲曲。斲方爲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

懐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立定陶王昕爲太子論

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爲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疎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

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

成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陞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葢其威福所繇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

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罷司空官論

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葢其宜也

州牧論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大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爲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幷。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爲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郡縣治民者。本以强幹弱枝。一統于上。使權柄不分于下也。今之州牧。號爲萬里。總郡國。

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寥矣。今牧伯之制。是近今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爲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

阿保乳母論

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爲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李尋上言也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

爲忠。以苟容爲智。以佞巧爲材。以佞諛爲美。而親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爲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及亂宏大。其爲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蓋之而

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焉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

原涉任俠王莽時為鎮戎大尹

原涉論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

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强繇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救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疎濶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

濞淮南皆有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交游于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況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

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賙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爲盛，而婁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遵爲雄桀，閭里之俠獨涉爲魁首。

鄭崇論

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

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宏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而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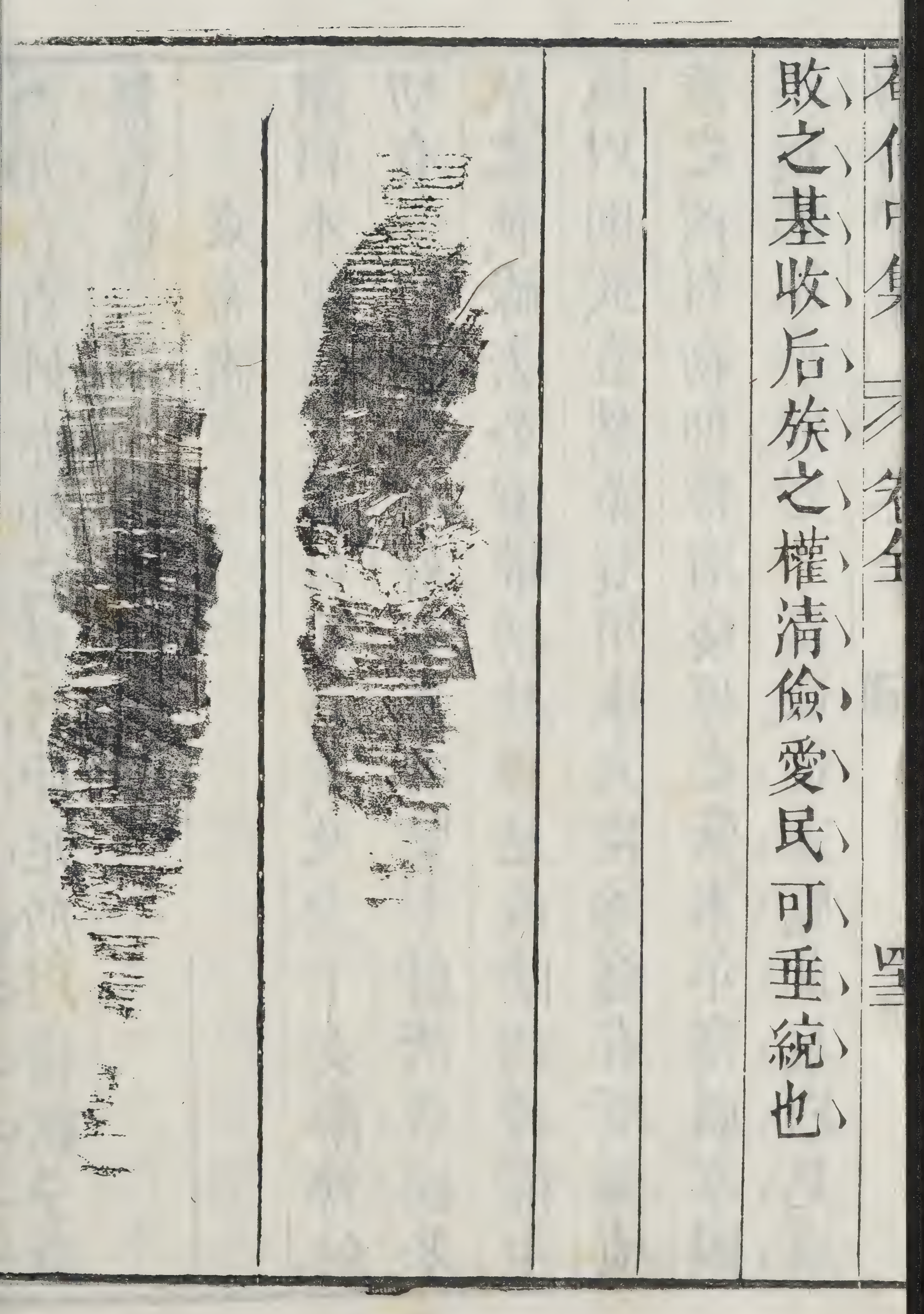
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不一而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干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

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歎予欲無言也

哀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卽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寖劇亨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

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著述

申鑒大略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繇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

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

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字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巧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巳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

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

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又

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

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宏法教。

本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蚤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

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旣成而奏之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荀侍中集終

